

陈志平◎编著

SHU XUE
SHI LIAO
XUE

|书|学|史|料|学|

|书学|

- 读书学文，包括书写
 - 《尚书》之学
 - 官方设置的机构
- 学书有成，精通八法，略同于“书法”
- “六书之学”、“字学”，同时包括刻符摹印
- 对书家和书法作品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
- 对书写实践及相关理论研究的总概括

人民美術出版社

陈志平 / 编著



书学史科学

SHUXUESHILIAOXUE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学史科学 / 陈志平编著.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102-05152-9

I. ①书… II. ①陈… III. ①汉字—书法—史科学—
中国 IV. ①J292.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7117号

书学史科学

陈志平 编著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电 话 发行部: 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 65229381

责任编辑 雒三桂

封面设计 郑子杰

责任印刷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彩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0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ISBN 978-7-102-05152-9

定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总 序

百年沧桑，弦歌不辍；巍巍暨南，展焕新颜。暨南大学自1906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承“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注重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学校积极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27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人才20余万人，堪称桃李满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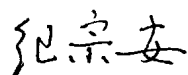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1978年，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1984年，学校率先招收海外及港澳台研究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试点单位。1987年开始，创建了与境外知名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教育模式，目前已与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地区 and 国家的众多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1989年开创内地高校招收境外“兼读制”研究生及境外研究生面授点的先河。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暨南大学已经成为推动港澳台合作办学及国际办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联结内地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被誉为“中国境外研究生教育的试验田和窗口”。

目前，学校已拥有博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6个，博士学位授予二级学科39个，硕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18个，硕士学位授予二级学科135个，6种硕士专业：单位及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学位授予点覆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等10个学科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9个、博士后工作站1个。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任教师1677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4人，博士生导师297人，教授390人，副教授590人。

教材建设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核心，是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学工作、深化教学改革、提高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为此，学校启动了“暨南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将系统出版一批具有学科特色和水准的研究生教材。在研究生部的精心组织下，通过专家组评审，分批立项，

每批二三十种，覆盖了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等课程。这些教材符合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国内同类教材中较为先进。我们期望通过几年的努力，打造出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研究生精品教材。

暨南大学副校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纪宗安' (Ji Zong'an).

2009年7月

凡 例

1. 本书所收各书提要基本来源于陈滞冬《中国书学论著提要》，文字上稍有删节，明显误处有改正。陈著未收书之提要，部分由笔者撰写，部分来自他处。

2. 本书类目参考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但又有所调整。凡余氏著作中所收著作，重新归类后，均标明原书所在章节，以便溯源研究。

3. 本书所收以学术专著为主，适当介绍一些论文。对解放前的一些重要的单篇散著，亦照专著列入，近些年的博士、硕士论文一般当作专著看待。现当代出版的教材、字帖等普通读物一律不收。

4. 本书所收论著以解放前为主，解放后的一些论著酌情收入，一般都有解题；对于当代的著作，由于数量太大，只适量收入部分书目，以备稽考。除少数著作外，一般没有解题。

5. 跨类之书，一般根据其内容之性质和侧重点来确定归属。如《抱瓮集》，归入“书迹综考”，而不入“论文集”；《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虽名为“题跋”，实为“著录”，故入著录类。

6. 本书主要收录国内出版之书，海外著作收录极少，非不欲收，乃力所不能及之故。

7. 为避免枝蔓，本书不收文房用具及篆刻类的文献。

8. 本书为初编，内容多采成书而成，草创未备，以待来哲。

目 录

总 序

凡 例

绪 论

- 第一节 “书学”释名 1
- 第二节 从历代目录学著作看古代书学论著的归属 8
- 第三节 古代书学论著的分类 15

第一章 书家史料

- 第一节 历代有关书家研究的史著 25
 - 一、历代史 26
 - 二、断代史 29
 - 三、地域史 31
 - 四、专史类 33
- 第二节 有关书家研究的其他文献资料 35
 - 一、年谱、年表 36
 - 二、史传 38
 - 三、方志 42
 - 四、文集 43

第二章 书体史料

- 第一节 总论诸体 47
- 第二节 篆书及古文字 48
- 第三节 隶书 51
- 第四节 草书 56
- 第五节 行书 62

第六节 楷书	62
第七节 杂体书	63

第三章 书论史料

第一节 书论阐述	65
一、概论	65
二、通论	67
三、专论	73
四、杂论	76
第二节 书风品评	80
一、品第	82
二、评鹭	84
第三节 书写技法	87
一、图谱	88
二、歌诀	91
三、法则	93
第四节 现当代的书论研究著作	101
一、书法文化类	103
二、书法美学类	103
三、书法理论类	105

第四章 书迹史料

第一节 金石	109
一、金石概说	109
二、历代金石学研究论著	113
(一) 通论	114
(二) 著录	115
(三) 专题研究	123
第二节 墨迹	129
一、历代法书墨迹概述	129
二、有关法书墨迹的研究资料	131
第三节 法帖	135
一、法帖概说	135
(一) 宋代法帖	136
(二) 明代法帖	138

(三) 清代法帖	141
二、历代研究法帖的论著	145
(一) 帖目	145
(二) 论考	147
(三) 释文	150
(四) 题跋	152
第四节 书迹著录	152
一、前代内府所藏	153
二、一家所藏	156
三、鉴赏	162
四、集录	172
第五节 书迹题跋	175
第六节 书迹综考	181
 第五章 20世纪新发现的书迹	
第一节 甲骨文	186
一、甲骨文和甲骨文书法	186
二、甲骨文三次重大发现	187
三、甲骨文书法论著	187
第二节 简帛	194
一、近30年简帛的发现与整理	195
二、研究简帛书法的著作	202
第三节 敦煌文书	203
一、概说	203
二、有关敦煌遗书研究的书目	206
(一) 敦煌文献的目录学著作	206
(二) 敦煌学的目录学著作	209
(三) 敦煌书法文献汇编	209
(四) 敦煌书法研究著作	210
 第六章 综合性的书学著作	
第一节 书学丛辑	212
一、丛书	212
二、丛纂	215
三、类纂	221

四、摘抄	225
第二节 书学杂著	227
第三节 现当代书学研究著作	233
一、书法史类	233
二、书学论文集(选)	238
第七章 书学史料的整理	
第一节 版本与校勘	244
一、书学古籍	244
二、碑帖	249
第二节 辑佚	250
第三节 笺注	259
第四节 辨伪	262
第八章 其他书学史料	
第一节 咏书文学	285
第二节 版刻书法	288
第九章 书学研究工具书	
第一节 电子古籍文献检索资源概述	291
一、光盘数据库	291
二、网络数据库	294
第二节 纸本工具书	295
一、年鉴	295
二、目录、索引	296
三、辞典、字典	298
第三节 专业杂志、报纸	300
一、专业杂志	300
二、专业报纸	301
主要参考文献	303
后 记	305

绪论

第一节 “书学”释名

当代书法研究领域有两个概念：一是“书法学”，二是“书学”。虽然现在还无人对它们做出权威的解释和定义，但从其提法和使用情况来看：前者受到现代学科分类思想的影响，而后者则打下了西方文艺思潮的烙印。前者与“诗歌学”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后者与“诗学”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书法学”的提法是现代才有的，而“书学”一词则被中国古人大量地使用。这两个概念与中国古代本有的“书学”一词，均有着血脉上的渊源关系。为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它们在提法上存在的优缺点，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纵坐标上梳理一下中国古代“书学”一词的用法与基本内涵。概括起来，“书学”一词在古代有七种含义。

其一，指读书学文，包括书写。

“书学”一词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汉书》卷二《惠帝纪第二》引三国魏如淳注云：“知名，谓宦人教帝书学，有可表异者也。”^[1]西晋陈寿（233—297）《三国志》中出现“书学”有两次：

黄武中，遣仪（胡综）之皖，就将军刘邵，欲诱致曹休。休到，大破之。

迁偏将军，入阙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又令教诸公子书学。^[2]

朱然字义封，尝与孙权同书学，结恩爱，至权统事，以为余姚长，时年十九。^[3]

以上材料中的“书学”一词的具体含义不是很明白。我们可以通过同时而稍晚的其他材料推断它们的具体所指。晋常璩（约291—361）《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两处征引譙秀《蜀纪》云：

[1] 中华书局1962年，第1册，第87页。

[2] 《三国志》卷六十二《吴书》卷十七《胡综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411~1412页。

[3] 《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卷十一《朱然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305页。

蜀稚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1]

大人之乡方大人之国也，至于汉兴，反当荒服而无书学乎？《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2]

《蜀记》作者谯秀和《华阳国志》作者常璩都是东晋时人，谯秀晚于陈寿，早于常璩。“书”、“书学”、“文学”，这三个词明显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从“书学”被置换为“文学”来看，“书学”与“读书学文”大概是一个意思。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用法非常普遍。刘宋时的范晔（398—445）《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曰：

（邓）闾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闾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3]

这里“书学”与“通博”连用，亦知“书学”是指“读书学文”。差不多与范晔同时的何法盛《晋中兴书》中有一条材料，见于《太平御览》卷第二百四十三《职官部》四十一“光禄大夫”条：

贺循字彥士，会稽人也。节操高厉，童龀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行有余力则精书学。由是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为江表儒宗。^[4]

又唐太宗撰《晋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五《夏侯湛》：

我母氏羊姬，宣慈恺悌，明粹笃诚，以抚训群子，厥乃我龀齿，则受厥教，于书学未遑，惟宁敦《诗》、《书》、礼、乐，孳孳弗倦。^[5]

又唐李延寿《北史》卷四十《列传》第二十八《李彪》：

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6]

以上三条材料告诉我们，“书学”主要内容是指当时的儒家经籍。今人王学雷《南朝史书中书学一词考》^[7]所考证南朝史书中“书学”一词，均为此一种用法。这种含义的“书学”之“书”主要指文献经典，但它内在地含有书写之意。“书”的本义是书写。《说文·聿部》：“书，箸也。”徐灏注笺：“书从聿，当以作字为本义。”书籍之义是后起的。《说文解字·序》：“著于竹帛谓之书。”清王筠《说文句读·聿部》：“自《易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始为典籍之通称。”^[8]东汉王符《潜夫论》

[1] 晋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896页。

[2] 晋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897页。

[3] 中华书局1965年，第3册，第618页。

[4] 中华书局1960年，根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重印，第1152页。

[5]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册，第1497页。

[6]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册，第1465页。

[7] 《书法研究》1998年，第1期。

[8] 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册，第354页。

卷一《赞学第一》：“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1]南朝以前“书学”一词皆取此义。

其二，指《尚书》之学。

《尚书》亦简称为《书》。清王筠《说文句读·聿部》：“《尚书》者，史所书也，亦谓之《书》。”^[2]因此，“书学”有时指《尚书》之学。

汉代，有所谓经今古文之争，其焦点在于今古文《尚书》的同异分合的问题。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相对，所谓今文《尚书》指汉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全用当时流行的隶书书写。古文《尚书》则指孔子故宅中所发现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用蝌蚪古文书写。汉王充撰《论衡》卷二十八《正说篇》：

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3]

其后，“《书》学”直接指“《尚书》学”。宋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四《经籍门·〈书〉》曰：“《书》学不同，非伏生之由也。盖古人传授，删定大义，则意见义通，无俟乎训诂之末也。”^[4]又卷五《经籍门·尚书·杂辨》云：“《书》学不明，其司马迁之过欤？”^[5]

其三，指官方设置的机构。

作为官方设置的机构，汉灵帝时的“鸿都门学”是后世“书学”的前身。“鸿都门学”立于光和元年（178），当时士大夫视诗赋书画为小道，而耻与为列，最后草草收场。魏晋时，设“书博士”为“书学”在隋唐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晋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九《荀勖》：

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鍾、胡为法。^[6]

从“以鍾（繇）、胡（昭）为法”来看，“书博士”应与书法有关。“书博士”当是后世“书学博士”的前身。

隋、唐之际，“书学”正式列入官方编制，并设书学博士。《旧唐书》卷四四《志》二十四《职官三》列隋之六学：“一国子学、二太学、三四

[1]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4页。

[2] 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册，第354页。

[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4]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第929页。

[5]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第944页。

[6] 中华书局1974年，第4册，第1154页。

门、四律学、五书学、六算学也。”^[1]《隋书》卷四十一《列传》第六《苏威传》：“又国子学请荡阴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威属卢恺，以为其府参军。”^[2]

唐沿隋制，益重书学。《新唐书》卷四十四《志》三十四《选举志·上》记载“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3]，书学其一焉。《新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记载了书学在唐代的置废情况：

武德初，废书学。贞观二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秘书省。

龙朔二年复，有学生十人，典学二人，东都学生三人。^[4]

唐永徽三年春，诏以书学隶兰台。并设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五代至宋，书学时兴时废。职典书学，成为一时荣耀，后周郭忠恕，宋初王著、杨南仲皆典职书学之有名者。大观四年，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徽宗又置书学博士，米元章荣膺此职。元代高宗因唐宋之制，令国子监领六学，各置生徒有差。自后书学益微。“书学”作为官方机构，人员设置除了书学博士、典学之外，还有书学生。历代书学生课程设置虽有不同，但主要课程是学书，同时包括研究文字之学。

其四，指学书有成，精通八法，略同于“书法”。

隋、唐之际，由于当权阶层的提倡，书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研习书法的风气炽盛。“永字八法”流行开来，“书法”之名的出现（所谓春秋“书法”，与此义有别），当与“永字八法”有关。当时的“书学”即是“八法之学”。唐太宗《论书》云：“书学小道，功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5]这是把书法作为一种技能。《旧唐书》卷五一《列传》第一《高祖太穆皇后窦氏》：“善书学，类高祖之书，人不能辨。”^[6]《旧唐书》卷一六五《列传》一一五《柳公权》：“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7]这种意义上的“书学”指研习书法，强调书法作为技能的一面。《马氏南唐书》卷之六《女宪传》第一《后主保仪黄氏》云：“其书学伎能皆出于天性。”^[8]

宋代以后，这一用法更为普遍。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第二十八

[1] 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第1891页。

[2] 中华书局1973年，第1187页。

[3] 中华书局1975年，第4册，第1159页。

[4] 中华书局1975年，第4册，第1268页。

[5]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6] 中华书局1975年，第7册，第2163页。

[7] 中华书局1975年，第13册，第4312页。

[8] 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9册，第5302页。

《题太宗皇帝御书》云：

·熙陵以武定四方，载橐弓矢，文治之余，垂意翰墨，妙尽八法，当时士大夫皆亲承指画。尝称奖忠懿王笔法入神品，中外书学不能出其右。

太宗之所以称奖忠懿王钱弘俶（929—988）“中外书学不能出其右”，乃在于“笔法入神品”之故。黄伯思《淳化秘阁法帖考正》论王著云：“著虽号工草隶，然不深书学，又昧今古，故《秘阁法帖》十卷中璠珉杂糅，论次乖讹。”“不深书学”即指不善“八法”。又《墨庄漫录》卷第十：“顾欲与其论书学之本，与用笔作字之微妙旨远而意深者，安可得哉？”^[1]均为此一用法。

其五，主要指“六书之学”、“字学”，同时包括刻符摹印。

“书学”之“书”也指“六书”。郑玄注《周礼·地官·大司徒》之“六艺”云：“书，六书之品。”^[2]把“书学”等同于“六书”之学出现于元明两朝。元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篆隶偏傍正讹序》云：

小学之废尚矣，后世以书学为小学者，岂以书古之小学，六艺之一乎？^[3]

“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书”指的就是“六书”。“六书”指“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假借、谐声”，这是分析文字的理论。所谓“小学”，主要是指文字之学。以“书学”为“小学”，这里的“书学”就是“六书”之学。元杨桓撰《六书统自序》：

愚自童幼，读书既冠。即知游心书学，晓求文字之本原，见古文篆籀石刻辄仿玩不置手。^[4]

元周伯琦撰《说文字原》：

书学有六，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裁成辅相天地之化者，皆事也。^[5]

把“书学”说成是“六书”之学，“书学”便不再指“书法”。于是“书学”与“书法”成了并列的关系。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题詹希元楷书千文》：

书学亡而书法亦弊。^[6]

“书学”与“书法”相并提，其偏重“六书”之义再明显不过。朱彝尊

[1]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112页。

[2] 中华书局1985年，第1册，第67页。

[3]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25页。

[4] 《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册。

[5] 《丛书集成续编》第18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23页。

[6] 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8页。

则给“书学”作了明确的界定。《曝书亭集》卷第六十五《扬州府仪真县重修儒学记》云：

书学以考篆籀分隶真草章行。

于是世之所重，不在“八法”，而在“六书”。元、明之际，篆隶盛行，刻符摹印蔚为风尚。因篆刻与文字之学相近故而列名书学。《国朝文类》卷第三十三熊朋来《钟鼎篆韵序》：

或曰钟鼎篆韵之作，以备篆刻字文尔。刻符摹印亦书学之一家。

其六，指对书家和书法作品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

明代黄瑜《书学会编》四卷，收录刘次庄《法帖释文》、米芾《书史》、黄伯思《法帖刊误》、曹思冕《法帖谱系》。此书虽质量不高，但将多种著作汇集一书，并以“书学”命名，可谓开风气之先。随后清人万斯同撰《书学汇编》十卷录历代善书之人一千零五十四位，是其嗣响。此两书以“书学”命名，均指对书家和书法作品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

其七，对书写实践及相关理论研究的总概括。

中华文明数千年，至清朝而有百川汇海之势，文化的综合乃势之必然。以《六艺之一录》、《佩文斋书画谱》等大书的编辑为标志，“书学”一词的内涵随之而扩大。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二《六艺之一录序》对“书学”的内涵有精彩的界定：

自宋迄今，为图、为评、为编、为谱、为史、为志、为录、为略、为目、为记、粲然备矣。而吾里倪先生昆渠有欧公之好，而无其力，乃集诸家之所录辑为一编，名曰《六艺之一录》，分别部类，发凡起例，凡为六门，为卷五百有奇。以金文石刻法帖为经，以书论、书体、书谱为纬。其用力可谓勤且肆矣。先生志抑而谦，窃取直斋陈氏之旨，以为《书品》、《书断》所论虽工，至锺王，正与射御同科，乃游艺之一耳。鹄拔其书，上下千古，赅括朝野，则通于史；偏旁音训，各有据依，则通于经；旁引曲证，不遗幽遐，则通于子与集。盖合四库之菁华，以成一家之书。而先生已当杖国之年，不假门生子弟之助，阅市借人，晨书暝写，数易寒暑以成书学之巨观。^[1]

厉鹗指出书学的内容：“以金文石刻法帖为经，以书论、书体、书谱为纬”，前者指书法作品，这是书写实践的成果，后者指对书法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同时涵盖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凡书法作品的品评赏鉴、考证甄别、文字音训、著录收藏、摹拓编撰、理论研讨无不属“书学”的范围。

[1] 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03册，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846~847页。

以上列举有关“书学”的七种含义，其中第二种与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关系不大，我们着重探讨其他六种含义。在其他六种含义中，要数“略同书法”这一层含义最为主要。从唐宋至近现代，这一层含义运用得最为广泛。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穴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四库馆臣对“书学”一词的界定，来把握“书学”一词在中国古代最权威的释义。《四库全书总目》对“书学”一词使用十分审慎。首先，《总目》对“八法”与“六书”的不同性质区分得很清楚。《子部·艺术类二·书法离钩十卷》云：

然大旨在论八法，不在论六书，学问各有门径，不必以考证之学责诸艺术也。^[1]

《子部·艺术类一》总案：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2]

按《四库全书总目》之意，“六书”不同于“八法”，这实际上是反对元明以来把“书学”一词等同于六书之学的做法。四库馆臣明确指出，所谓“书学”，实指“八法”之学。如《书品一卷》：

考案皋《述书赋》，称“肩吾通塞，并乏天性。工归文华，拙见草正。徒闻师阮（阮研），何至辽夔。使铅刀之均锋，称并利而则佞”云云。其于肩吾书学，不甚推许。又其论述作一条，称庾中庶品格，拘于文华，则于是书亦颇致不满。^[3]

此处的对“肩吾书学”不甚推许，主要指“拙见草正”，而非“工归文华”。从这里可以看出，“书学”一词主要着眼点还在于书写的实践（书写本身和书法作品）。虽然有时也指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书评、书品，但是作为理论层面的书评、书品从来就不曾独立开来而且也不是重点，而是与实践层面上的书法创作紧密相连。“书学”注重实践的特点与古人常提到的“学书”一词有很大关系。“学书”之“学”是动词，当它转化为“书学”之“学”时，便由动词转化为名词。书写的动态过程由此变为静态的具有实践品格的知识的混合体。

古代“书学”一词的第六种含义指对书家和书法作品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这与我们现在所谓的“书学”一词含义颇为相似。上文提到，现代意义上的“书学”受到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本来，西方文艺理论没有与中国“书学”一词相对应的概念，但受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学理论中“诗学”一

[1] 中华书局1965年，第965页。

[2] 中华书局1965年，第952页。

[3] 中华书局1965年，第952页。